

边境·宗教·民族——泰国南部的三重困境

谭勇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摘要 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和文化独特性，泰国南部边境地区一直与泰国其它地区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而社会经济的巨大落差也使得民生问题愈加尖锐，民族主义和分裂势力在全球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背景下明显抬升，使得泰国南部的不稳定因素激增。本文从边境、民族和宗教三个核心问题入手，分析和探讨泰国南部的政治迷局和事态走向。

关键词 泰国南部；边境族群；宗教信仰

Abstract: Due to the uniqueness of history, geography, nationality,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of Thailand has been showing an uneven development trend with other parts of Thailand, and the huge socio-economic gap has also made 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s more acute.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t forces have risen overtl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terrorism resurgence, which has led to a surge in unstable factors in South Thailand. Starting with the three core issues of border,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deadlock and the trend of South Thail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South Thailand;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Religion

兼具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边境地区向来是容易触发社会问题的敏感地带，而素有“微笑国度”的泰国南部也不例外。鉴于历史、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泰国南部尤其是边境地区近年来凶杀、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时有发生，造成社会治安波动，民众生活不安。社会不稳定的南部地区也被联合国定义为不适合旅游的地区之一，作为最大客源国的中国通过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如无特殊需要不要前往泰南地区北大年、惹拉（又译为“也拉”）、陶公三府，也禁止旅行社开展泰国南部的相关境外旅游业务，也成为作为旅游大国的泰国

Received: January 14, 2026

Revised: February 12,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4,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8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挥之不去的阴影。从 2005 年 7 月至今二十多年间该地区时有爆炸案发生，一直被泰国政府列为实施紧急状态法令地区。

1. 泰国边境南缘：易感冒的“象鼻”

1.1. 泰国南部自然区位

泰国南部五府大致位于北纬 6°~7°，东经 100°~102°的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相连的狭长区域结合部，面积 20,808.5 平方公里。本区域属热带海洋气候，全年受赤道低压控制；同时受北面泰国湾及西面安达曼海常年盛行的热带季风影响，降雨颇为频繁，连年雨季洪水泛滥；仅 2016 年年底和 2017 年年初，暴雨导致北大年府和陶公府发生的洪涝及惹拉府的山洪，对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损失甚至人员伤亡。

从泰国行政区划来看，传统的南部地区总共分为十四个府（จังหวัด），即春蓬府（จังหวัดชุมพร）、甲米府（จังหวัดกระบี่）、洛坤府（จังหวัดนครศรีธรรมราช）、攀牙府（จังหวัดพังงา）、博他仑府（จังหวัดพัทลุง）、普吉府（จังหวัดภูเก็ต）、拉廊府（จังหวัดระนอง）、沙敦府（จังหวัดสตูล）、宋卡府（จังหวัดสงขลา）、素叻府（จังหวัดสุราษฎร์ธานี）、董里府（จังหวัดตรัง）、北大年府（จังหวัดปัตตานี）、陶公府（จังหวัดนราธิวาส）和惹拉府（จังหวัดยะลา）；面积 77,477.52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800 万，共设 116 个县、19 个分县，辖 1055 个区和 7492 个村；地方自治的有 17 个市、10 个镇、126 个乡^[1]。泰国南部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一个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交汇的狭长地带，南北长 600 多公里，东西最宽 250 公里，最窄处仅 64 公里，形成克拉地峡（คอคอดกระ，历史上曾是直接沟通泰国湾到班达曼海的物质通道，建设“克拉运河”的倡议不时被提上日程）；北接泰国中部巴蜀府（จังหวัดประจวบคีรีขันธ์），南邻马来西亚（ประเทศมาเลเซีย），东濒泰国湾（อ่าวไทย）和太平洋（มหาสมุทรแปซิฟิก），西临安达曼海（ทะเลอันดามัน）和印度洋（มหาสมุทรอินเดีย），西北部与缅甸（ประเทศพม่า）沿山脉东西划界接壤。如果把泰国政区图视为象头，则整个南部地区形同象鼻，而最边缘与马来西亚交界的泰国南部三府（จังหวัด 3 ชายแดนภาคใต้）北大年府、陶公府、惹拉府，正如“象鼻孔”。

核心区三府共 33 个县，248 个镇，1572 个村，面积 10,936.5 平方公里（北大年府 1940.4 平方公里，陶公府 4475 平方公里，惹拉府 4521.1 平方公里），作为原住民的马来族群历代聚居于此。缓冲区两府（宋卡府 7393 平方公里，沙敦府 2479 平方公里），虽然马来族群在总体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是大部分家庭都与马来族群有亲缘关系或习得马来语，与马来族群社会联系较为密切。

泰国南部五府北面多为平原，南部则多山，河流较多且水量充沛。森林出产木材、橡胶及棕榈种植加工，盛产热带湿热地区水果如山竹、龙宫果、榴莲等；矿产品开采业以锡、锑、钨、铅、石膏、重晶石、铌铁、磷酸盐、煤矿等开采加工为主。平原地区的水稻以内销为主；东西沿岸漫长的海岸线为渔业提供了便利，养虾和捕鱼业较为发达。

1.2. 泰国南部问题的形成

与占全国大部分地区泰族人口分布不同的是，边境三府主要是占人口数量绝对主体的马来族群聚居，也成为南部各种问题产生和爆发的核心诱因，并成为名副其实“易打喷嚏”的“象鼻孔”；三府犬牙交错，最北端的北大年府北临泰国湾南部并分别与东南临海的陶公府及西南居内陆的惹拉府相连，形成唇齿相依之势。西北面沿马来半岛延伸的宋卡府和沙墩府社会生活也不时受到波及和连带影响，可谓南部问题研究的缓冲区并延伸到马来半岛最狭长的位置，形成象鼻的前段“鼻尖”部分。核心区和缓冲区共与马来西亚有长约25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由西向东分别与马来西亚西马玻璃斯州、吉打州、霹雳州和吉兰丹州四州接壤。

同时，政权更迭和西方殖民对泰国南部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南部五府与泰国其它地区呈现出迥异的社会面貌的原因。公元1500年在大致与现在泰国南部三府和马来西亚边境一致的区域（现马来西亚境内的吉达 Kedah、吉兰丹 Kelantan、玻璃 Perlis 和登嘉楼 Terengganu）出现了由原住民马来族群建立和统治的马来伊斯兰王国北大年苏丹国；该王国不仅成为南亚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在古代东南亚航运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盛极一时，有来自印度、中南半岛、印尼的航运线路。到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多次被暹罗（泰国旧称）征服，于1902年连同马来半岛地区被划入暹罗的版图，由此埋下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根源^[2]。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1909年与英国签订的《暹英条约》正式将这一区域沿中部密林山脉走向一分为二，北部仍由暹罗（现泰国）管辖，南部则划入英国的殖民地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这也在客观上将世代居住于此的马来族群割裂为分属两国的跨境族群，从此埋上了边境隐患，英国殖民者一贯延续和贯彻执行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殖民政策也成为泰国南部“象鼻感冒”问题产生的根源。他信·西那瓦连任两届泰国总理期间（2001年2月9日-2006年9月19日）对该地区的强压政策让当地马来族仍心有余悸。其中，北大年人因有“被殖民”经历，对泰国的“同化政策”（如强制推广泰语、佛教）极为反感；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认同”（如沙斐仪学派）与泰国的“佛教认同”形成鲜明对比，加剧了北大年人的“分离倾向”。

除主要种族和宗教问题外，当地与马来西亚关系密切的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群使得该地区问题更加复杂化。部分在解放马来亚和抗日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员（主要活动于 1930-1989 年间）被迫逃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地区避难，并在泰南勿洞地区艰难地长期开展森林游击战和地道战，当地第一友谊村现已开辟地道游区便于纪念和缅怀，但其身份鉴定和地位认定形成了国际性难题^[3]。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人著名导演张吉安擅长用镜头叙事铺展泰马边境复杂的族群矛盾和社会变化，在《义山》（2017）、《南巫》（2021）、《摇篮凡世》（2024）、《五月雪》（2024）、《地母》（2025）等影片中多有呈现。

2. 边境族群困境：马来族群政治与国家权力的分裂

2.1. 作为原住民的马来族群

马来族，习惯上大多称为马来族群，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广义上的马来族泛指马来语族群，而狭义上的马来族群主要分布于婆罗洲、马来半岛南部及苏门答腊东南部，该民族在马来西亚人口最多且作为原住民，马来族群一直是马来半岛的主体。在泰南地区出现了族裔色彩鲜明的马来穆斯林政治派系“瓦达”（Wadah Faction），并陆续发展出了为马来族群争取政治权利的祖国党（the Matubhum Party）、国家党（the Prachachat Party）等区域性的族裔民族主义政党^[4]，也成为政治分离主义的核心因素。

2.2. 母语及语言政策

马来族群普遍使用马来语，但因地区差异，口音有所区别。在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在语言学研究范畴中称为北大年马来语；同时，马来语也被这些区域内与马来族群有亲缘关系的泰国其它族群所使用。在泰国教育部和南部边境州府管理中心的支持下，2007 年由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当地宋卡王子大学等几所南部大学在北大年、陶公府、惹拉府和陶公府四府（该区域 83%人口说北大年府马来语，均系穆斯林）所有马来族群的学校试点马来语泰语双语教学项目，即自 2008 年开始从幼儿园二年级到一年级开设选修（北大年府马来语被用作教学语言介绍新概念和泰语学术术语，随后要求学生勇泰语扩展概念和完成课本作业），而小学二年级和六年级开始进行全程进行双语必修课教学（北大年府马来语和泰语均被用作教学语言，三年级开始学习基于阿拉伯语的用于中部马来语的贾维文字），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学习英语和基本的标准马来语并先培养听和说的技能。^[5]。该项目因试用双语教育政策促进南部马来族裔与泰国其他民族的和谐统一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扫盲奖。

2.3. 社会生活的隔膜

由于聚居环境和马来语使用的限制，泰国南部的社会生活与其它地区呈现完全不同的状态。饮食以清真食品为主，女子着装保守。而泰国主流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大部分以泰语进行广播，缺乏对马来族群的关照，以至于南部边境的马来族群长期习惯收看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广播电视。直到 2013 年 1 月 1 日泰国国家电视台（NBT）才专门开播 NBT Yala 频道（英文呼号 PEACE TV）在泰国南部进行泰语和马来语双语节目制作和传播。

2.4. 政治生活的分离

由于语言的隔离和现实聚居的现实，泰国南部马来族群对一直以泰文为官方语言传播的国家政策和新闻讯息反应冷淡，抵触情绪较浓；另外马来族群在泰国南部地区政府部门任职不多，在客观上导致官方文件对马来族群的上传下达形成语言障碍，在执行中并不通畅。在 2016 年的全国新宪法民意投票中，泰国南部虽有超半数的人数投票，但基于宣传不到位，对修订内容不甚了解，导致反对票占了绝大多数；客观上影响了泰国南部马来族群对以曼谷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系和政策措施态度冷淡。与之相反，由于长期以来受边境邻国马来西亚马来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其在民众信仰、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上更为密切。

2.5. 敏感的“墙头草”效应

泰国南部尤其是北大年府的马来族群在行政和地理现实中生活在泰国境内，但如遇到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往来于边境两国的频率就会明显增加。例如在每年雨季来临山洪爆发、洪水泛滥严重影响生产生活时，很多北大年马来族群会越过边境到马来西亚北部投亲靠友，呈现出了一定的季节性迁徙规律，在近年全球极端气候的大环境下，这样趋利避害的现实生活选择更加迫切和明显。较为极端地情况出现在 2020 年初，当时泰国最先在东南亚国家中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新冠）感染病例，这直接导致边境从泰国前往马来西亚的北大年府地马来族群大排长龙等待出境；而到 2021 年上半年新冠德尔塔变种肆虐马来西亚防疫失控之后，很多人又大批返回疫情较轻的泰国南部。这样的墙头草效应成了边境地区马来族群直接衡量泰国和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宗教信仰分野愈发强烈。

3. 边缘宗教态势：伊斯兰教在泰国南部的孤立

3.1. 信教人数的巨大差距

泰国对宗教实行信仰自由政策，宪法保障所有泰国公民的宗教自由，规定国王必须是小乘佛教徒，但从未规定佛教为泰国国教，在一定程度上为泰国南部地伊斯兰信教地区留下足够的容纳空间。中国外交部 2025 年 11 月更新的数据显示，以泰族为主要民族约占人口总数的 40% 和其他 30 多个民族在泰国总人口超 6790 万，90% 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约 5% 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6]；虽然伊斯兰教为泰国第二大宗教，但是人口基数较少，除主要分布在泰国南部外，散居泰国其它地区话语权更加有限，有南北对峙的发展态势。

3.2. 泰南穆斯林与全国穆斯林的分庭抗争

泰国在首都曼谷一直设有全国性的穆斯林官方组织机构，对全国的伊斯兰教实务进行管理。然而，远离政治中心的泰国南部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和长期的自治意识的影响几乎形成了自己的穆斯林事务管理体系，并逐渐与曼谷穆斯林管理机构渐行渐远。泰国南部穆斯林组织曾发生过不听从曼谷穆斯林规定的开斋节日期而自行开斋的事件，这也直接导致马来族群伊斯兰教徒与以曼谷伊斯兰教徒的分庭抗争。

3.3. 社会经济不稳定

泰国南部地区，尤其是以传统产业为支柱的三府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处于劣势，平均收入长期低于全国水平。同时社会不稳定导致旅游等第三产业难以施展，泰国南部长长期被列入不适合旅游地区的名单。热带地区的强对流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让大部分靠天吃饭的农民不容易得到持久和稳定的保障。相比之下，边境之外马来西亚马来族群一直稳定发展，基础设施、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与泰国马来族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直接导致民族主义和仇视情绪的产生。泰国南部地区长期活跃着极端恐怖团体，他们通过制造混乱、枪击案件、爆炸来发泄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当地的 Big C 超市就不时被零星的爆炸案影响正常营业。分离势力的暴力袭击导致泰南地区社会动荡，民众安全感极低。据“南方纵深观察”(Deep South Watch)统计，2004-2025 年，泰南冲突已造成超过 7000 人死亡、4 万人受伤，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泰南地区是连接泰国与马来西亚重要的经济走廊，分离势力的袭击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区域经济增长放缓。据泰国央行统计，2025 年泰南地区 GDP 增速仅为 2.1%（低于全国平均 3.5%）。

3.4. 边境穆斯林分裂势力与极端组织的兴起

泰国南部的分离势力以 1963 年成立的“北大年马来民族革命阵线”(Barisan Revolusi Nasional, 简称 BRN) 为核心，其分支与关联组织构成了复杂的武装网络。最初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脱离泰国，建立独立的北大年

马来王国”，近年来，其诉求逐渐调整为“争取更大地方自治权”，但仍保留“独立”的终极目标。BRN 采用层级化结构，分为中央领导层（设在马来西亚或印尼）、区域指挥部（覆盖泰南三府）及基层武装小组（约 500-1000 人）。其成员多为马来穆斯林，部分为泰国政府军叛逃人员。其活动以“低强度、高频次”袭击为主，目标包括政府官员、警察、军人及亲政府平民（如教师、村长）。常用手段包括路边炸弹、纵火、枪击，且善于利用宗教节日（如斋月）制造大规模袭击，以扩大政治影响。BRN 与泰国政府的“自治框架”和谈近年来陷入僵局。2025 年 3 月，BRN 关联组织发动连环爆炸袭击（目标包括商场、政府机构），造成多人伤亡，引发社会恐慌。2025 年 7 月，BRN 发言人表示：“除非政府承认我们的独立地位，否则不会停止袭击。”

泰国南部最活跃的恐怖组织主要是由 18-30 岁马来穆斯林组建的小型巡逻队（Runda Kumpulan Kecil，简称 RKK，部分为受沙特瓦哈比派影响的萨拉菲派极端分子，以“极端暴力”著称的 RKK 是 BRN 成立于 2002 年武装分支）；其成员流动性极强，常以“5-8 人小组”作奸犯科，且事后利用边境管控漏洞迅速逃往马来西亚，治理难度较大。另外其袭击目标更为广泛，包括平民（尤其是佛教徒）、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及外国游客。常用手段包括自杀式爆炸、伏击。2025 年 8 月，RKK 在惹拉府与警方发生枪战，造成 2 名成员死亡，警方缴获 M4 机枪、贝雷塔手枪等武器。据法医鉴定，这些武器曾在 2016-2022 年间制造多起袭击（造成 12 人死亡、10 人受伤）。

除上述两大组织外，泰国南部还有“北大年伊斯兰圣战者运动”（Gerakan Mujahidin Islam Patani, 简称 GMIP）与“北大年伊斯兰解放阵线”（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of Patani, 简称 ILFP）等小型分离主义组织。这些组织的目标与 BRN 一致，但规模更小、活动更分散，且多依附于 BRN 或其分支。

3.5. 国际极端组织的煽风点火

近年来 BRN 与国际恐怖组织（如 ISIS“伊斯兰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上以“伊斯兰国”为主的以宗教为番号的国际极端组织发展迅猛，其制造混乱的范围也呈全球化蔓延的趋势，其以各种方式支持全球各地“伊斯兰圣战”的活动从未停止。袭击目标扩展至马来西亚境内（如 2019 年袭击马来西亚警察岗亭）。泰国警方曾透露部分 BRN 成员曾在叙亚接受 ISIS 的训练，且 ISIS 曾向其提供资金与武器支持。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泰国南部的骚乱与此有关，日益不稳定的国际和区域趋势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制造了可乘之机。

4. 边境、宗教和民族问题的三重互嵌

泰国南部涉及的边境、宗教和民族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社会治理的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大问题又相互影响盘根错节演变为历史沉疴，形成了泰国南部问题的三重困境互嵌机制。在区域族群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任何只针对单一方面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整体上撼动和改变泰国南部边境治理的现实困境。

从世界范围来看，边境、宗教与民族问题均不孤立存在，深层次显现的是地理空间、文化认同、社会结构三个维度深度交织和相互牵绊：边境的地理空间形成了天然屏障，容易藏污纳垢；且边境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多种宗教信仰的传播走廊，因而边境上的地理毗邻性让三者形成了天然的共生关系；同时少数民族文化通常伴随着宗教信仰且成为当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本土特色与跨境交流特征，而边境特殊的生存环境又强化了这种文化认同的边界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的相互塑造文化生态；另外少数民族的分布、宗教活动的开展、边境治理的实施在基层社会中形成了复杂的互动网络，边境贸易、跨境务工等经济活动是边境民族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联系强化了民族间的互动，同时宗教文化通过民族语言、习俗、艺术等形式得以传承和体现且相关仪式与民族传统节庆、婚丧嫁娶等活动深度绑定和嵌套，其社会结构融合在时空上呈现出深度交织的特征。

边境、宗教和民族问题的三重互嵌机制容易引发认同冲突影响社会和谐，可能受到境外势力影响和干预埋下跨境联动风险的隐患，跨境宗教活动给边境稳定带来挑战，从而提升兼顾民族、宗教和边境治理政策治理的复杂性。

应对三重互嵌的治理路径需要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国家认同，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根本上筑牢抵御风险的思想基础；统筹边境管控、民族工作和宗教事务管理，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完善边境治理体系；以建设互嵌式社区、协调跨区域流动等方式打破宗教和民族隔阂来促进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各美其美；最为重要的是要结合当地情况开展富民兴边的实践行动，提高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切实推动边境地区发展。

5. 讨论

边境、民族和宗教是泰国南部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三大问题相互交织已经成为一个泰国社会难题。泰国各届政府针对南部一直在实施各种政策进行安抚，但收效甚微的关键在于：

（一）政策的不连续性。泰国政府变动频繁，各届政府对泰国南部问题的认识程度不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也各不相同，比如他信在任总理期间对南部暴动态度强硬，而以拉玛八世为代表的皇室及保皇派忧于影响民族分裂和国家统一又常常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和措施。不同的政策措施导致南部地区马来族裔对政府政策方针一直持谨慎和观望的态度。

（二）问题认知的表面化和缺乏认同的实践。目前而言，泰国针对南部问题仅仅是从问题表面进行维稳措施为主。这也导致处理问题往往治标不治本，且容易死灰复燃，周而复始形成影响南部马来族裔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死结，让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

（三）缺乏有效改善民生的经济措施。泰国南部的相对贫困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至今泰国南部核心三府及缓冲区二府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收效甚微，不适宜持续改善和稳定民生。而在西那瓦家族当权泰国期间为改善民生的“克拉运河”提议也屡次因“易导致民族和国家分裂”被否决，导致在泰国国内有泰国最窄国土之处修建“克拉运河”就直接与民族分裂划上了等号。

结合实际情况，泰国政府需采取“军事打击+政治谈判+经济融合+民心安抚”的综合策略来逐步缓解分离势力的诉求。首先，加强对分离势力的情报收集与精准打击，遏制其暴力活动；在“领土完整”前提下，通过政治谈判给予北大年地区更大自治权（如文化、教育自主），以缓解民族矛盾；重点加大对泰南地区的经济投入（如发展旅游业、制造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安抚民心，减少分离势力的“社会基础”。

泰国南部的分离势力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泰国政府的核心安全与政治挑战，主要源于民族、宗教与领土认同的冲突。其历史根源可追溯至近代殖民时期，近年来呈现出组织化、暴力化与国际化的特征，对泰国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及区域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综上所述，泰国南部是边境与边境族群走廊问题交织的敏感区域，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改变民生问题，民族纷争和冲突才能逐渐消弭。

参考文献

- [1] 谭勇. 国际中文教育对象国研究系列：南亚东南亚国家概况[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25：163-165.
-

[2] 叶麒麟. 解析泰国南部动乱问题: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的关系[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66 (04)37-42.

[3]蔡求真. 四十年森林游击战争生活回忆录.勿洞: 泰南勿洞第一友谊村, 2000.

[4] 张哲. 国族建构中的认同冲突与邻域效应——以泰国马来族的族群整合困境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5 ,52 (01) 63-75.

[5]UNESCO. Patani Malay – Thai Bilingual / Multilingual Education, Thailand. [2024-05-23].
<https://www.uil.unesco.org/en/litbase/patani-malay-thai-bilingual/multilingual-education-thailand>.

[6]中国外交部. 泰国国家概况. [2025-11].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1206x0_676934/
